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九

太師彭文憲公時

字純道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憲

自少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惟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色詰其誤事之由公舉止殊從容但唯唯謝過人以是服其量

十四年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景泰

元年春乞終繼母喪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內閣供職翰林丁丑英宗復辟再入內閣兼翰林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公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

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誥天下公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公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

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中傷南陽上曰賢去專用時中貴以語公公愕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遽至此因爲力辨其誣且曰李公去則時不得獨留語聞賢得雪又河南有衛官强横夌人剌事者誣其謀反門達鍜煉成之公曰人可輕殺耶具言於上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

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議上兩宮徽號内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當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公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爲此舉反遺所當尊

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　是夏時日待請命旣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予爲皇帝母嘗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因目公曰爾執筆公曰今日事宜與宣德間不同胡太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别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罔在豈得不尊夏時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玉亦助其言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夏時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偏公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之靈在上誰敢有

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上再三勸諭蒙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又何分別公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者懼不測俱默然惟李閣端公繼之力爭後數日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乃上本心但若不知禮者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大臣之道當如此也彼默默者

何爲

成化元年進兵部尚書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英宗實錄成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

四年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古今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官言之宗室親王言之天下萬世之後亦將言之豈得保其終無據理改正者乎上猶重違母

后之意未允公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公議
秋彗星見三台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疏言外廷大
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
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
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
臣等叅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上嘉納之
七月陜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
公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
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陜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

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
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陜西二處
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
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而副將毛忠恃勇
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鋭卒登山仰攻復敗身殞賊巢
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
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
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
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公見其張大
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

項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公曰賊若四出攻刦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公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公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公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營將不遣程又請差緹騎往偵動靜公

止之曰傾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爲公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公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上大喜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收公

吏部尚書

五年冬無雪疏言自古異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變

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獻珍珠

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

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上是其言

太監劉永誠沒家人陳有軍功乞贈伯爵公曰祖宗成

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乙未進少保尋病卒

公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

閑無惰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匕筯聲尤不喜

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交朋友久而

益敬人有善稱道之惟恐其不章論薦人才未嘗私

以語人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調護賴以全者甚衆

少保商文毅公輅

字弘載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一官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

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對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已郕王監國陞侍讀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公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

鹵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鹵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鹵得榜與書自相疑遁景泰元年秋英廟回鑾公迎至居庸關旣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得釋

三年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測公因召對力救綸得免景帝不豫太監與安儕廷臣云何公奮曰陛下爲宜

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上皇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且討議改元年號草詔班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騰誣謗欲附致于少保刑案與安爲公和解上愈怒與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還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耶上怒稍解但坐削爲民公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劾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成化二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華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上嘉納之

四年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力言附葬附廟所以篤先皇夫婦之懿昭今上母子之情率廷臣伏闕泣請上爲感動從之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謫公又力請宥言官得不問

七年彗星再見入太微垣公上弭災七事一崇正道二

謹命令三親賢臣四慎賞罰五納諫諍六勵官守七恤軍民八年天下大水復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厲禁悉從之

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嘗從容議及郕王監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皇子薨上方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敢言公獨婉轉探引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萬姓皆稱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誠

爲夫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
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慰朝野之
公論逾月皇子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
斂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皇太子
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公疏言皇上爲此上爲母后祝
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
未爲合禮昔傅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送像宮觀祭服祭器
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加停止
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灾爲祥上從之

黑眚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慮囚理究抑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十罪幷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置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卽日撤去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公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公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公去萬安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公家居十年卒

致仕歸比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歎曰余與公同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公丰儀山峙襟度淵澄早擅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

已任以薦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
亹亹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罔坦然不較
權奸旣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建明良多
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文貞文莛莫或先也子
良臣爲翰林侍講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字主静號呆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公自幼天資絶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爲之一日病石潭公於床褥間得所作祀竈文詠桃檠諸詩大驚異然亦未嘗口許之自是稍以文辭進然每進輒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進石潭公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鄉舉正統元年丙辰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

四年巳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曰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其二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曰降□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頻務近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曰守令宜加詳察其八曰宜鋤富恤貧其九曰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曰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十年秩滿陞侍講

十四年己巳上北狩景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做古滅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堠隧其三言餉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充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朝廷嘉納焉尋進洗馬

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廷臣往報居言職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暫

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所言曲盡事理云

成化間歷任禮部左侍郎入內閣再進啓疏皆國家大計凡處事公正而操履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公據几不停揮頃刻成七言絶句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惜未究其所施而卒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眞蘇氏父子者居多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

弱冠即授徒於鄉資束修以養二親毎暮夜歸侍晝
則赴學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非食無異寒
士
公襟懷坦易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遇人無貴賤
大小一於恭敬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
雖勇者有弗及

少師徐文靖公溥

字時用號謙齋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第二官至

大學士加少師卒年七十二

爲兒時巳卓然成人少長從里師游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遍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其父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公曰歌能顯親揚名乎若其所願則異于是人共器之初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侍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充經筵講官纂修英宗實錄陞少詹事乙未主

考會試陞太常寺卿兼學士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二十三年孝宗登極簡入內閣總裁憲宗實錄同知經筵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時岷藩訐奏知州劉遜詔逮繫獄言官救之并逮群議洶洶公力解免乙卯命撰三清樂章公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牲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耼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採弗
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
解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
取容悅也上從之

丁巳總裁會典武宗出閣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公
在內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
厚寬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其賜有
所謀議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公曰國家
法度我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爲人臣子患

不能守耳孝宗即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憸邪
用老成一時善政雖出上斷公贊弼居多在經筵敷
陳明達進止從容凡有規箴多見嘉納每退食私第
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已惟其是用人不
必所知惟其賢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
之所至天下服其休休
公居父母喪廬墓三年自奉甚菲非賓祭未嘗殺牲周
卹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即分俸贍族及在內閣置
義莊千畝上爲蠲役人頌其義邑人吳尚書友雲洪
武初死事雲南事久湮滅特致書守臣請賜贈謚祀

享會以目眚致仕歸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九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

少保丘文莊公濬

字仲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少保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八贈太傅謚文莊
舉鄉試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五年
進士選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百家爰訖今
古文詞至醫卜老釋外家小説靡不覽觀爲文章不
求奇古平易順暢可讀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
決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
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

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巳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賊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煽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鼔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

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緜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緜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捜極追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猺寇所在有之惟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斃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蠻地大瘴今欲進兵宜以七月

春夏退屯于濬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于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鹵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賊不得已耳他日賊平故可趨賦供役如平居忽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真賊遁入深山了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深可傷憫今之總師宜

戒前事召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驛騷加意撫綏廣州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土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爲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鹵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公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

成化元年陞侍講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如何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執事謂黄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公獨曰聞當時竑殺其兄爲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衆乃服

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公嚴立師道綜理詳察采諸儒言行事者家禮儀節集朱文公微言彙爲二十篇倣論語爲朱子學的以通鑑綱目義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予奪太速稍次其

世變升降治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爲大學衍義補補眞西山衍義治國平天下事附以當世利害大學衍義補初成適泰陵即位表上覽上喜命陞公尚書禮部掌詹事府事時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副總裁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疏十餘萬言

公在位務以寛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𡠌人材更張立治體又請訪求遺書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

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間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即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于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請勑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

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
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于兩京國子監仍
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
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
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
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鋪坊令
送所在有司謄寫較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一在
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
倣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
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寮屬同赴曬晾畢事局

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旨以爲常規上嘉納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公浚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浚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勑凡勑凡歷官未三載俱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貪暴實迹亦勿黜一時不肖者皆喜然自是貪殘吏

日肆矣

三原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公不說會劉醫官素出入公家失職憾誣訐三原衆皆疑劉醫官疏出公意以故臺諫交劾公公乞老未允八年卒贈太傅謚文莊

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婀娜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鹵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皆正論也

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行行之必可輿治而致吾君于堯舜不爲空言葢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太師劉文靖公健

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

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衆謂公木強人巳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宜與瓊臺與公在內閣公正色讜言廉靖不肯依違

時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率召見輔臣公亦以身任天下之重與李東陽謝遷三人同心輔政上數至文華

殿平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
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公確直見事稍遲李公才敏達謝公方
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十四年鹵寇延綏王師久駐累請鈌餉公言邇者邊餉
鈌乏致厪廟議屢遣廷臣計無所處臣等毋思至食
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蓄于平日
豈能驟集于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伏願皇上躬
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
工上嘉納之

上欲遣內臣往武當山設像懸旛修醮傳令閣臣撰勑

并祝文公言玆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

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

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

妄以遏無良

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

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饑死臺城信

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斃鹵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

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

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佛塔

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

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一日上召至暖閣公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

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公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公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公因奏曰臣聞國家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

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洛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

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覵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愼尤欲守成法惡慘核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淸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在吏

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勠力天下仰望文釆又明年上遘病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

乙丑上大漸召公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欷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公等悉心匡輔公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康陵即位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上遊戲𢖍政公三人上疏極諫請誅瑾等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於瑾瑾得先見上泣請并斥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公因乞致仕謝公亦去焦芳遂入內閣自是奸黨益

戕羣小附之盡逐諸骨鯁卿士大夫瑾尚恨公不巳

矯旨奪公官罰輸粟瑾誅得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

幸江南輒泣不食歎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公在閣下六卿許襄毅輩凡七人往候之蓋欲推焦芳

入吏部也公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即焦之有但恐

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俱爲焦所擠如公言其識

亦可尚矣

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

林無疑公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

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故鄉

惟公一人

公罷政歸西涯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嘉靖初公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賜束帛飭羊上尊酒官公子爲中書舍人公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公骨相奇古學問淡粹行履純正偉識宏材遭際聖明晚罹姦佞進不盈後退不窘戚爲近世賢輔嘉靖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輿亾

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楊遂菴罷相後年七十餘世廟特起於家改兵部尚書兼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公公出見辭色甚倨佯問曰前我記汝亦曾為閣老耶楊隨問而對公曰既為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矣楊亦細云朝命不得不赴公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

太師李文正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大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

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公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隸京庠

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公閣試炎暑賦嘆曰觀子之志蓋欲爲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化元年授編修癸

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東宮講讀官丙午主順天鄉
試弘治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憲廟
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
俊爲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敕
八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
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公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
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
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
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
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

醮被寵公會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令朝參外不得一覩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旣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

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節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上震怒俱下獄公復同上疏救之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

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茲昧

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
慮此乃誤國之言或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
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
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
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
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爲李廣乞
祠額者公執不可淸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
讚公又執不可上皆從公言
十八年上不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卽位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公同劉

健等上疏不報于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

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

都邑廐牧厮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
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廩祿養士將焉
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
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
忤瑾荷校公疏救釋爲民
時逆瑾用事雅慕公欲致之不得適都御史楊一清逮
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爲之解因約一會公嘆曰此
爲知己屈也乃詣外第訪之瑾虛賓席以待禮恭遜
甚其家人云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楊
公遂得免

一日朝罷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群臣悉逮詔獄公論救得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釴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伸暍而病者無算

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鄰佑皆籍沒充軍強盜日衆連坐親屬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執送法司槩坐充軍遠近騷然公皆極力止之全活無算瑾欲横斂凡文臣有公錯註誤者姑免提問令各罰米實邊諸士大夫畏之亦甘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破家者衆公言各官罰納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令納於原籍預備倉却

爲實用從之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葢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宜

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併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

平江伯陳熊漕運江南以濕潤米折為贓遂至大獄公力爭之瑾謂不宜姑息公曰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通漕河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

皆免一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厮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益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

寘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此係累朝舊制如何可革公曰

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公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
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若眞者取回
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瓚語塞
五年夏旱霾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瓚奸伏誅上以公
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寶丞
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
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
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
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

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毋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

流賊勢甚張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外夷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殘害數十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等皆嘆曰公言是也議遂定

賊平上以公有功加廕一子錦衣指揮辭改廕文階六品再辭不允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强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而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遼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

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
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靡費
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
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
國之单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
正須策應脫有踈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
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
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
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
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

敢別議翌日内降行之公遂乞休賜勑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所著有懷麓堂稿前後續百餘卷

公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絶口不及勢利爲一時文章領袖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酬飲後渠拱立于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公即下轎連飲數觥升轎去宰相憐才愛士脫畧勢位如此

鄭端簡曰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又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東陽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斂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於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云

太傅謝文正公遷

字于喬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官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初授修撰有御史某縣歷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辭曰此公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弘治元年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疏言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禫禮畢行之未晚士郎巳之八年與長沙同入內閣

內府倉庫諸司宦官莅輸納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害
公嘗乘間言之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
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
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
司宿弊一切革去
泰陵大漸入受顧命武宗登極近習蠹政戶部尚書韓
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于內將寘之
法會事洩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於其位矣再疏乞
休既去會吏部尚書焦芳入閣劉瑾擅柄二人深相
結納欲甘心於公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當無他

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棊賦詩
以自娛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及公二人皆
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文定溫粹含弘公明暢亮直
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
文定適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
賢相文定竟不得入內閣洛陽爲首相公數言文定
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吾且去用
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
予望實先予予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

耶洛陽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自代嘉靖初遣使存問公謝疏曰臣匪才謬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旣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塡遇皇帝聖明嗣承大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效涓埃臣聞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
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
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知
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
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
苟有疑義難明即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
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
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祖宗之法斟
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
遠人亡政久弊積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

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即召執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獘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罔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況以言爲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疏淺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 終